

經心書院續集

1615
8



16
1615
8



本論上 論治

鍾龍瑞

千古之天下不患無治法而患無治人有禹而水土可平有稷而稼穡可教有契而五倫明有皋陶而五刑正故孔子曰爲政在人又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夫政則猶是也何以或舉而或息哉蓋如射之有弓矢能操弓矢者多也必羿而後中焉如工之有規矩能守規矩者眾也必倕而後巧焉猶是征放伊尹行之無慚德非伊尹則爲篡逆猶是官禮周公用之致太平非周公則誤蒼生是則天下治亂之本不係乎法而係乎人夫植木於地其華葉充榮者末也其根據盤互者本也而根據盤互不徒本也有其封植培養之人也得其人而封植之培養之風雷雨雪陰晴寒暑皆所以生長也一旦失其人則

或斧或斤或剝或削根據盤互者拜然顛蹶焦然枯槁而已矣
天安能生之地安能長之哉以故累朝之天下莫不以得人而
治固不獨五臣十亂虞周之治爲然也天下願治如醒者之願
析痛者之願痊也然而治日少而亂日多者何哉五臣十亂其
人不世出而費尤廉惡之徒接迹於天下也夫惟聖明之君嚴
舉錯慎賞罰世有諸葛三顧而尊之朝有秦檜五刑以鋤之由
是而善人君子出而理天下之事天下之事因之以浴孔明曰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之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
之所以傾覆也豈獨先漢之興隆在於親賢臣累朝之興隆莫
不由是也豈獨後漢之傾覆在於遠賢臣累朝之傾覆莫不由
是也蓋自三代秦漢晉隋唐宋以來皆可攷而無疑也然天下

之治其本在人而得人之本尤在養士欲材者必養其山欲漁
者必養其澤其養之也備則其取之也多其養之也久則其得
之也精欲得人而不養士是猶童其山而求木竭其澤而求魚
終無由致矣古者庠序學校非爲具文禮樂詩書皆有實效其養
之也備而久故其取之也必得其儒異之甚者而用之矣是故
以之治兵則強以之理財則富以之明刑弼教則興孝弟仁讓
之風天下勃然而治者豈有異法哉有異人而已

本論下 論學

鍾龍瑞

人之賢否定於其志志乎君子則君子志乎小人則小人君子
而有志於小人則反君子爲小人小人而有志於君子則反小
人爲君子蓋人之所學皆由於其所志所志在君子則其所學

者皆君子所學者皆君子斯非君子而君子矣所志在小人則其所學者皆小人所學者皆小人斯非小人而小人矣孔子教人以志道爲先孟子教人以持志爲要誠以志者爲學之本也車之行陸其本在軸軸堅而車不畏乎險阻矣舟之行水其本在橈橈靈而舟不慮乎風濤矣人之爲學其本在志志立而氣質不憂其昏愚矣心思不憂其遲鈍矣譬如爲山志在於高則平地而終成九仞譬如掘井志在於深則及泉終有其日匹夫不可奪志也特患學者之志不立耳不立志之病有二一則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有爲一則欲速見小而不能擴然大公域域於習俗所見者村學之陳跡所聞者老生之常談竭其耳目手足之力讀無用書肄無用業雖不至越禮犯義爲奸邪之小

人而究不能爲繼往聖開來學之君子汲汲於富貴所圖者功名之捷徑所謀者妻子之衣食受盡奔走跋涉之苦爲一時計爲一家計雖不至敗名喪節爲鄙賤之小人而究不能爲上致君下澤民之君子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然後能奮然有爲必如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然後能擴然大公奮然有爲擴然大公夫是之謂立志伊尹孟子之所志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尙何至流入於小人哉謝氏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是則人之爲學祇觀其志之立不立而品之高卑材之大小勿論矣其志高其志大則雖品居下流材非出類而學之所成就者

終高而大其志卑其志小則雖品列上位材能拔萃而學之所成就者終卑而小此正如木之根本深則其柯葉茂根本淺則其林蔭狹欲其柯葉林蔭之充榮亦惟盤固其根本而已使世之爲學者皆志乎君子而無志乎小人焉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何難逮哉

本論上

夏先鼎

天下之譚治羈羈矣寬嚴相譏繁簡相非非譏相歧吾烏從信之信之於實而已萬物異體而同欲百法異數而同效苟非其人法不孤行苟非其實法不虛立法者治迹也實者治本也故君子任實則法雖省足以周徧矣雖密調先後之施矣明莫明於恃己闇莫闇於恃物別契券檢簿書者所以存信也然而誕詐之民乘是而舞奸文告榜諭者所以申憲也然而幽險之民乘是而竄法戰令軍具者所以厲武也然而恇怯之民乘是而資敵故曰衡石之平而險情生焉鈎籌之公而曲術容焉非是用者殊器也其所本異也獨立而顧景形枉者景曲形正者景直曲直隨形而不在景也屈申任我而不在物也上者下之形

也下者上之景也彼將視形而動循正而直是故上宣明則下治辨矣上疏漏則下墮倪矣上忠誠則下謹慤矣上殘苟則下復驚矣治辨則安墮倪則累謹慤則順復驚則悖累則難一悖則難使數者榮辱治亂之衢也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名實不同同歸於治故無實而張皇奏對是謂敗治之近侍無實而謹守成典是謂敗治之公卿無實而明習律例是謂敗治之有司無實而講求器械是謂敗治之將帥然則國家失俗事變失應而憂患不可勝校者無他所本異也君子知其然去文而通下情任勞而務本事案重申之以教養平之以刑賞持之以勇知兼覆之以忠義處身如農夫存心如赤子使襲然終始猶一

也然後百姓曉然皆知修上之法像上之志暴悍勇力之屬爲之化而愿旁辟曲私之屬爲之化而公矜糾收繚之屬爲之化而調如是則天子不憂而事治政令不煩而俗美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殊俗異類不待令而一聲名之部發於天地之間豈不如日月雷霆然矣哉故夫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一人之治也而厭焉有千歲之固者實使之然也

本論下

天下有不實而云可者哉外焉實其治內焉實其學本一而已五倫之常事有實理一日之暫功有實際眾態憧於外六鑿攘於內學不勝僞終身之蔽吾嘗窮而思矣不如行習之切已也

嘗博而游矣不如誠篤之自厲也蹄洼之水非無潤也而流不長蛀蝕之木非無幹也而生不昌故學必責乎實而後可以壹統類財萬變而無窮高者積卑者也近者積遠者也實者積虛者也踰卑而奔高則傾越近而趣遠則顛舍實而捉虛則無成一介之士窮閭漏屋之間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平世之俗起焉無他實有以致之也三代以上其學壹壹故明三代以下其學雜雜故焚詞章也訓詁也經濟也原之遠而末之分也弱者專之强者兼之以爲學盡乎是而止矣然而不知隆實而殺名終日持材任志聞見汎濫甚藩飾而無誼破碎而無類馳驟而無制嚙嚙然嗛嗛然稽其體不能宿道德之林充其效不能備國家之急嘻甚矣又惡知其辨察之不爲聲色契券也淹

博之不爲權門禽犢也通達時務之不爲盜賊嚙矢也彼以實理爲附贅縣疣以實行爲駢拇枝指無怪其往而不合也大路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實故勞力而不當人理謂之姦事勞智而不切日用謂之姦心此二姦者聖人之所禁也堯舜雖貴不離孝弟孔孟雖貧不舍仁義塗曲而通諸夏川曲而通諸海學曲而通諸聖聖者羣學之大宗責實之綱紀也恩莫先於父子義莫先於兄弟父子爲親矣不實則疏兄弟爲順矣不實則悖故無實而求用辟之是猶以塼塗而塞江海以焦僥而戴泰山也其不可也必矣君子惡夫不實之不足用也循所有以處之隨分以副之體驗以通之除其非者以持養之使口匪是勿語也才匪是勿御也智匪是勿慮也以淺持博以一持萬以

古持今著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粹而爲賢聖夫是之謂大
儒之效天實其明地實其光君子實其學也學實而後可用以
治天下

本論上

陳鴻勳

六經皆治世之書其於治道言之詳矣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
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大哉言乎帝
王治國之道無以加焉然當春秋之時子嘗有感於子產矣子
產論政嘗曰政寬則民慢慢則施之以猛政猛則民殘殘則施
之以寬寬猛相濟而政平焉此足以括求治之本矣顧吾謂親
民之官莫如縣令天下之治始基之矣令之於民也爲嚴父乎
爲慈母乎嚴父者剛有餘而仁無不足也慈母者仁有餘而剛
無不足也雖然亦有所從始也今夫環吾庭除而視者皆奸而
賊物者也吾從而處之以寬則彼羣然以逞也不將塗吾之耳
目使吾俵俵爾乎今夫環田野而處者皆愚而無知者也吾從

而臨之以嚴則彼羣然以蹙也不猶縛其手足使彼敝敝爾乎夫令倭倭也而左右總總也寬之過也令赫赫也而民敝敝也嚴之過也是故君子之用嚴也自庭除始也左右俛俛然畏矣其用寬也自田野始也百姓煦煦然順矣左右吾畏則法不奸而政以一百姓吾順則情不格而民以和政一則惠行民和則俗美斯之謂嚴父乎斯之謂慈母乎寬嚴並張而有倫令之道也使天下之爲令者皆本此以求治卽六經無餘蘊矣

本論下

生而能之者性也生而不能已而漸能者學也先有能之者吾學焉如羿之徒學射於羿爲匠者學於公輸子學而終不及其師然則其師又將誰學乎豈性之得者爲貴而學次之乎曰始

學者非學於師也學於天地萬物故始爲射者學於飛走之屬前後相逐始爲工師者學於天地之方圓以爲規矩古之學者如是而已且夫道嘗出於吾心之自然而爲道者嘗出於學疇僕丈人之承蜩宜僚之弄丸非性也學也學之至則與性無異矣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夫顏氏之學與七十子之學亦同耳豈惟與七十子同其與後之學仲尼者亦無不同也然而有不同者眾人學於師顏氏子學於已學於師者服師之服誦師之言行師之行學於已者知己之耳目口體無以異於師之耳目口體也則知師之心亦無以異乎己之心也故學以求己之心仲尼薦顏氏子好學曰不遷怒不貳過夫心得主則有常至於雖怒之時而已之常者不爲物遷也心貴與道爲

一一之未至雖有過亦不遠而復不可得其迹之貳也此顏氏子之學蓋與性無異者乎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不如某之好學也子貢曰學不厭知也夫惟知性故樂於學亦無時無在非見所可學者後世疑學之非性性之可以無學此不知性亦不知學也又疑詩書六藝之學非顏子之學不知性則無不同也鳥之始飛學於其母其性能飛也雞之始鳴學於其類其性能鳴也夫天下事未有非其性而可能者况學孔子也耶

求志篇

徐蔭松

位非所以為尊也名非所以為顯也權力非所以為用也君子亦求志而已矣志不以窮達異窮則栖遲衡門放形世表委深投奧藏曜匿華慕嚴叟於僻蜀企幼安於遼海偶鄭老於窮巖匹園綺於商洛志不為之損也達則電飛景拔因時立功世亂則救其紛世泰則扶其隆或同升於唐代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牛口而為相或三顧而輟耕志不為之加也所以然者惟其求之豫求之豫則至德不損至道不益不損不益故無所處而不當夫遇不遇時也濟不濟量也造父不得於輿馬無所見其御之善羿不得於弓矢無所見其射之巧士不得志於時無所見其用之奇若輿固馬選而不能以

一日而千里則非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以中微於百步則非羿也士得志於時而不能以調一天下斡旋宙合則非士也故君子可以有其具無其遇不可以有其遇無其具人皆以時不古若謂抗懷前哲爲妄而不知時固不足問也使我處唐虞三代之世當爲何如人使我處戰國縱橫之世當爲何如人使我處秦漢而後政弛俗靡之世又當爲何如人使往古聖賢豪傑之燦著簡編者亦處我之世又當爲何如人此則決然可以自定者也定乎大者成大定乎小者成小是以君子欲汲汲以自厲不欲混混以藏拙也欲沈沈以致養不欲皇皇以就列也欲浩浩以廣運不欲斤斤於瑣屑也卷之則內足乎已推之則外滿乎世是可以不位而尊不名而顯不權力而達於用故退然

而無求也

讀文章譚經濟洞悉本源諳練時務斯民未段憂樂相同而不謂其志之奢也持此志也不與時遇風雨名山可以自養守先待後非亾所事優游大化曠觀品彙擁書萬卷有俛仰古今之懷偶有拈筆則抒寫胸中之蘊做廬不出持道自終志固如是也不然得展寸長有裨於世規時可爲又非躁進天下國家之事上下根本之謀亦儒者之分非異人任也志固如是也求志者求此志也孟子曰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如是而已如是當萬物之投一縱卽往有志則主宰有常而彼不得而分境變之險迭而相嘗有志則神明澹定而彼不得而奪是故君子之志可曰通可曰塞可曰屈可曰信可曰生可曰死而不可曰變不可曰辱若此者何哉斯志也蓋定之於平日守之於

性天養之曰惠器充之曰詩書輔之曰道誼而非出於偶然之見激於一時之氣也是之謂善求志管者莘野渭濱惠業彪炳其志不在聘徵之日而已定於耕釣之季當時卽不見大用此志固自在也奈之何後世科第一開身居名教行則市人而其志遂有不可問者

求志篇

下

說者曰科名之事足曰妨志嗟嗚非科名足曰誤學者之志也亦學者不自求其志之誤也朝廷設孝弟之科開賢良之詔應舉者奔走輻輳願得入彀矣然而應孝弟者其志皆實求孝弟乎抑僅冀入孝弟之選乎應賢良者其志皆實求賢良乎或欲博賢良之名乎故觀人者必觀其志古之學者自幼卽教曰灑

掃進退之節孝弟謹信之規導其志也繼曰絃誦之文象勺之舞養其志也管之所目多成人者求志之本蓋自始基已端如此今之子弟則異是矣父兄之所教師友之相許其季少者即目高科顯第期之稍有才華者即目富貴福澤許之學者亦不自求其志囿於目前忘乎遠大雖讀經史之編講道義之說對策則先投時好爲文則期詭時趨是不志其所志而將志其所不當志志壞則人才壞人才壞則士習壞非人才之不如三代也其相習者固自不同也三代聖賢設生今日未嘗不習科舉但不過本其所蘊出其所素定必不沾沾於得器之計而於我之本志固亾損也人之言曰有志在道德者有志在功名者嗟嗟功名而不出於道德得謂之功名乎志功名而不志道德又

得謂之志乎不揆其本而末之務聲價之見每契其中利祿之情即緣曰起總之謂之無志夫學者學聖賢之學必志聖賢之志而顯晦因時固自不易孔子之道大莫能容子貢曰盍少貶之夫子不曰爲然也孟子言仁義當世言利而卒不合孟子未嘗屈節目求信也是故有志者不忍忍意當時而自不能詭其素抱不行其志箸述名山馨香百世亦非不遇也幸而行其志雖事業滿天下聲名震中外勳績紀鐘鼎行實光史牘不爲夸也艸茅之季綽有根柢他日成就必有可觀嗟嗟學學者亦求志而已矣

... 志之既定窮天地亘古今超萬物而不能挫也且夫人孰不有志亦顧其求之何如耳求為庸眾則庸眾至矣求為聖賢則聖

求志篇

自生民以來羣天下熙來攘往挾一材操一藝營謀奔走之人莫不各懷一志即莫不求遂其志而儒者之志也為獨高彼其得天既厚而學古尤深平居讀書窮理一室之內舉所謂天民之學大人之業莫不納之此志之中及其發而為言見諸行事則精詳而不苟堅卓而不撓必伸其志而後已故其求之之時如懸尺度以赴乎其程程雖甚遠赴之之徑雖甚迂而必按節以尋焉循途以造焉紆迴曲折以漸至乎所欲至之程而止此古來聖賢之徒豪傑之士所以歷萬難而不避臨百變而不驚志之既定窮天地亘古今超萬物而不能挫也且夫人孰不有志亦顧其求之何如耳求為庸眾則庸眾至矣求為聖賢則聖

賢亦至矣至爲聖賢非有大遠於庸眾之志不可亦非有大遠於庸眾之求不可一鄉一邑之中莫不有忠信之士可託可寄之人然而賢人君子足以濟當世而名後世者卒鮮豈其志盡爲庸眾而不足爲聖賢哉有其志而囿於鄉曲中無高山大川以發其氣無光明俊偉英奇倜儻之人爲之激動其天良以振勵其才力所不及而俗師小儒又以其鄙言陋識計功謀利之學術誘掖而牽引之使之日遠於道義是以雖有甚美之志終於汨沒不能有所自立以大有爲於天下豫章之材松柏之木可以歷霜雪勝棟梁也明矣然不爲之滋培灌溉振拔而扶持之使雜生於樗櫟之中無以鍊其根而貞其幹其得成材者鮮矣幸有能自樹立以發洩其英華者然且根荄不實枝幹不堅

終不足歷霜雪勝棟梁以自拔於樗櫟之上嗟乎此鄉曲之士忠信可寄託之人有其志而不知求遂至沈淪荒廢而不足爲也則甚矣求志之爲要而儒者不可不以此定其根而立之幹也古之大有爲於天下者方其窮居里巷幾不足展尺寸之長而其志之在天下者則超然有後樂先憂之想不以窮居而損其毫末而及至任天下之大事持天下之大權出其素所蘊蓄之志以大發見於天下而事業功名之盛遂卓然於千古蓋求其所求卽得其所求得求名利者且然況有志於聖賢之事哉雖然隱居求志未見其人蓋自古難之矣今果有其人乎抑無其人乎則又徒想望夫當世之賢人君子而一雪斯言之恥也

也由是觀之性待教而後能爲善之意孔子已言之矣孔子讀
蒸民之詩不謂有物已有則而謂有物必有則夫物者性也則
者善也其意亦謂性必待教而後能爲善耳今按實性篇其曰
性有善質而未能爲善卽性相近習相遠之義也其曰天所爲
有所至而止止之內謂之天止之外謂之王教卽性道教相因
之義也其曰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卽道德齊禮恥且格
之義也其曰性者天質之樸也善者王教之化也無其質則王
教不能化無其王教則質樸不能善亦卽有物必有則之義也
此董子言性之合於孔子者也

董子實性篇釋義中

陳問巽

孟子道性善亦本於性相近之旨而董子以爲過者何也蓋戰
國之時人心陷溺誘罪於性觀告子曰性猶杞柳又曰食色性
也又曰生之謂性亦未盡非所誤者等人性於禽獸耳故孟子
言性不得不以人之善於禽獸者概名之曰性善然亦何嘗謂
性已善不待爲並不待教哉其言赤子入井鴻鵠將至簞食豆
羹徐行後長莫非言性莫非道性善莫非發明性之相近也其
言擴充盡才尤莫非爲善之功莫非教人爲善之方也今按實
性篇特謂其以善名性之過耳而其意與孟子相表裏者固亦
有之如云性無所待而起生而所自有殆孟子所謂非由外鑠
我我固有之之意耶如云中民之性如繭如卵卵待覆而後能

為雛繭待繅而後能為絲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殆孟子所謂善教得民心之意耶若其云善非情性質樸之所能至者非謂善在性外也蓋謂善雖出於性而性不能自至於善也夫不能自至於善則教尚矣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豈謂性不待教而自為善耶抑謂禮以陶之樂以淑之人皆可以為善耶然則謂性無教何遽能善於性善之名固異矣其與道性善之旨又何嘗大相刺謬耶

董子實性篇釋義下

由孔孟而來荀子有言曰人性惡其善者偽也不幾與孔孟言性之旨悖耶然其曰性者本始材樸也偽者文理隆也無性則偽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其意蓋謂性未善善必賴於偽也則與孟子其情可以為善之意未嘗異也又曰人雖有性質美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與不善人處身日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則又與孔子性相近習相遠之意合也今按董子有曰善如米性如禾禾雖出米而禾未可謂米性雖出善而性未可謂善夫性本出善則無性固不可為善而性尚未善則任性又何能自善此荀子所以謂無性則偽無所加無偽則性不能自美

也又曰天之所爲止與繭麻與禾以麻爲布以繭爲絲以米爲飯以性爲善皆聖人所繼天而進夫天生聖人範圍曲成無非以人治人而人由是克念作聖此荀子所以謂師賢友良身日進於仁義也又曰卵之性未能作雛繭之性未能作絲麻之性未能爲縷粟之性未能爲米夫性未能爲苟棄而不爲且日受剝蝕之害則性鮮不枯亡矣此荀子所以謂與不善人處身日加於刑戮也大抵荀子言性非空言性也將以勸學也董子此篇固以明教也亦卽以勸學也故其言頗似荀子而其義亦有得於孔孟總之曰性曰善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在聖人則二而一在中民則一而二試卽以禾與米言之由苗而秀而實天所生也地所成也有米在中固天地之精華也然非繼之以或春

或揄其米不可得而見循是思之可知性受於天地善則人力之所致而人力不能自致微教不爲功故曰善教訓之所然也

董子實性篇釋義

陳則汪

古之聖人知性之美而又知性之不能盡其美故繼之以教教者所以成其性者也余讀董子實性篇愈知教之爲用大矣夫董子謂性爲禾謂善爲米又謂性爲麻謂善爲布又謂性爲繭謂善爲絲蓋米出於禾而禾不得卽謂之米布成於麻而麻不得卽謂之布絲出於繭而繭不得卽謂之絲則善具於性而性亦不得卽謂之善是必有以教之啟以詩書澤以禮樂優柔磨飫以成其性中之善而已亦猶夫禾之舂也而米始出麻之織也而布始成繭之繰也而絲始得甚矣教之不可以已也世之抱性以遊者知性之善而不知性之所以善舉古聖人防閑磨礱於其性者之事而盡廢之欲能成其性之善得乎欲能使其

性之不失其善得乎仍以禾言之禾不春則米不出久而置之
不特米不出也必致糜爛朽腐並失其禾矣然則性不加之以
教不徒失其所謂善並失其所謂性也是故孔子雖聖猶必好
古敏求以成其性況中人之質而可以不教而望性之善乎此
董子之意蓋謂善者性之名也而實則性而已矣必有以教之
而性之善始見故孟子性善之說董子以爲過也後之人謂性
卽善何視善之輕而不知性之實無怪乎善人之難見也

性禾善米說

黃雲魁

孔子論性曰相近孟子言性曰善夫使性有善有不善則不得
謂之近矣惟其賦性皆善雖氣質有昏濁而語以善未嘗不樂
從責其不善未嘗不自恥者卽此見性之善大略相同也故曰
近也孔孟而後言性者多歧而近理者莫如董子卽董子之言
性亦未必盡與孔孟合也而其相與發明者則莫如性禾善米
一喻蓋有性而卽有善猶有禾而卽有米此其原出於天禾棄
其粗而取其精則米出性離乎氣而求其理則善見此其功則
成於人是故天命精粹卽栽培之化也擴充涵養卽種植之方
也氣拘物蔽卽秕糠之雜也省察克治卽春揄之力也要之人
力之繼起惟復其性之所固有而非益其性之所本無雖曰凡

民之善由教而成然使性中無是即教之亦豈能入耶此猶披
禾而見米亦由禾中之有其實也使禾本無是則雖竭力以求
之而米終不可得矣噫自世教衰而羣言雜或謂任性以爲善
而無藉乎修爲則清淨寂滅之患興矯其弊者又或求善於性
外而以聖教強爲則鹵莽滅裂之患復作是猶服田者謂禾即
爲米而不勤以治之終無以養其生或求米於禾外而徒勞無
所獲亦無以給其食也雖侈然言性不適與董子相刺謬歟或
謂性禾而善米似與告子杞柳栝樅之說不甚異矣而不知杞
柳不能自爲栝樅其所以爲栝樅者賦其天也禾中自有米而
因以求夫米者順其勢也賦其天者非性而順其勢者即性矣
順其性而善成故曰性善性無不善雖有習於不善者而內自

愧悔卽以復其性焉故曰相近此董子之旨也卽孔孟之所以
垂教者然也

成性說

范孟津

辨性於既成之後則三品之說均不得斥其非明乎性之所以成則固無所謂三品也一而已一者何道也孔子合性與天道言之學者不可得而聞其得聞者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猶第就性言性耳易繫傳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又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由前之說天地以其道付人故人具是性卽具是道是性未成之先已有道也由後之說人受天地之所付而性之體爲道其用爲道所當然之義道義皆由性出是道又寄於性既成之後也特未成之先可卽道以見性既成之後不能任性以合道於是有以性爲渾然者遂曰性無善無不善有以性爲中立者遂曰性

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有以性爲兩歧者遂曰有性善有性不善三品之說蓋本於此然此專言乎既成之性三者之言或各有當故公都子述之孟子不遽斥也若合既成之後與未成之先以求乎性之所以成則人之性卽天地之道也在天地曰道在人曰性性與道固二而一而二者也天地無不善之道卽人無不善之性此孟子言性善所以與孔子無殊旨也但孔子言性而言道道者性之原孟子言性而言情情者性之所發原具於未成性之先而所發在於既成性之後至程朱又多主氣質以言性夫有性卽有氣質而氣質究不得概謂之性也故雖孟子之言猶是孔子之言程朱之言猶是孔孟之言而人得難程朱以難孟子者惟於孔子之言而折衷之則可以息其紛紛

矣蓋既成之性之品不能無殊而所以成性之道則一也

存養說

汪寶增

存養省察入道之大端也然未有省察而不本於存養者蓋無紛擾之累則所見益明無出入之思則所得益固人之所以紛擾出入而不能安其止者欲動之也非欲自動之中無定而與以可動也譬如置虛器於水中水未有不入者也實其器則水不得入矣心之於欲也亦然心無所放於外欲自無從據其內矣其功之要不外於主靜主靜則無欲故程子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又曰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蓋人身萬善皆備要其發端甚微必安靜以俟之而後能盛大若雜以客慮則善念亦旋起而旋滅耳然釋氏瞑目寂坐不可謂不靜而不得以爲存養者無敬以直內也能敬則靜爲有物不能敬則靜爲無

物無物而未有不物於物者也朱子謂存爲操而不舍養爲順而不害存者自存其所有之謂也取諸外則不得爲存存亦非所宜存矣人心本處於內思慮紛遂牽引而出所思旣紛縱皆出於正而發不當時其正猶偏夫感者不可止也受感者則可止視聽言動絕其非禮則誠存而心有主心有主則物來而順應事去而不留所謂心在腔子裏也然持之不可太甚也栽培涵泳勿助勿忘久之自達於道迫以求之終爲私己耳如樹藝然墾土而植其物是一學之有所存也然非灌溉以養其性吾未見所植之有成學者惟以存立養之大防則不至游泳而墮於怠緩以養期存之純熟則不至以收斂而形其矜持二者交盡而各有其功也或曰存養爲內治設有人外雖不敬當亦不

害其存養之學然伊川謂制外以養中橫渠謂戲謔則志爲氣所流安有外不敬而心能固者古之人盤盂几杖皆有銘戒節飲食慎言語無非學也今人喜動而不喜靜高言曠達不事檢束抑知曠達在方寸非可在形迹也果存養旣熟又安在其不曠達乎由是言之則存養莫如敬惟敬故能靜

其神明也聚其心慮也清卽可以悟本性之源而得善端之露此正可以存養之時也稍焉遷於外誘歆於物欲動而感也則牯亡之矣茅塞之矣此無它不能充其存養之故也所以靜焉宋焉之時少動焉感焉之慮多今之學者禮義仁信之旨所以沃心身也詩書道德之語所以長志思也日漬其中灌焉漑焉優焉游焉不求苟且急遽之效又無先後間斷之功日積月累操習之久而熟則其識日益明而其爲力日益固而所存所養乃始終貫徹充渾完粹益密而周譬如人之一身元氣保護而外邪亦不得入也如是可以靜亦可以動可以宋亦可以感動則無不靜而非空守其靜感則如其宋而非空叩諸宋何也其存養也蓋心有主也其主何在曰敬曰誠

明義

關道倬

凡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人知有羞惡而禽獸不知有羞惡羞惡之心義之端也禽獸容或有父子之仁羣友之禮趨利避害之智惟義則卽求近似者而不可得以其無羞惡耳有羞惡則人也無羞惡則禽與獸也由羞惡之端而充類至盡義則人不義則禽獸也義之所關大矣哉家語曰義必明則人不犯故明義爲學者之要務釋名義者宜也謂裁剖事物各得宜也於文善形而我聲謂善不善當決自我也易曰利者義之和也義於四德爲利四時爲秋春有柔和意秋有嚴肅意故仁主寬容義主剛斷使一於渾融無所分辨至於名分顛倒將無以方外而爲制事之本尸子曰十萬之軍無將軍則亂夫義萬事之將也

故至行過人曰義士曰義俠曰義夫曰義婦能仗正道曰義師
曰義戰曰義憤曰義勇與眾共之曰義倉曰義社曰義田曰義
學卽奴婢畜牲一心爲主者曰義僕曰義犬但義之與利其苦
樂榮枯相去萬萬向非析義至精確然見孰重於九鼎孰輕於
鴻毛誰肯舍榮華而甘岑寂卻印綬而就鼎烹故子路有云韓詩
外士不能習勤苦輕死亡耐貧窮而能行義者吾不信也昔包
胥立秦廷七日七夜哭不絕聲以存楚墨子裂裳裹足十日十
夜至於郢以救宋義也非習於勤苦者顧能此耶比干關龍逢
且死而諫愈忠仇牧荀息且死而言必踐義也非輕夫死亡者
顧能此耶曾子褐衣緼褚糲米不給而辭上卿接輿夫負釜甑
妻戴紉器而逃楚聘義也非耐貧窮者顧能此耶可知明義難

行義尤難而行義必自明義始故孔子行政於衛必也正名吳
楚僭王而經書爲子慎名也魏欲以虛名帝秦魯連欲蹈東海
而死北宋與契丹盟獻納二字富鄭公必以死爭之謂名分不
容假借也方今華夷混淆惟義可以繫人心而存名分欲明斯
義當思衛律李陵之反顏何如蘇武之雪窖劉豫張邦昌之南
面何如文天祥之柴市張宏範之奏凱何如張世傑陸秀夫之
覆舟則不恤以苦易甘以生易死而大義昭於天壤矣苟微義
可據奚能自立於天壤閒哉

義之不明異端之所以大肆於世與聖人之道相亂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蓋義者利之反惟君子為能喻義而不喻義者皆小人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利己利人不同其於喻利一也從楊之道惟知利己不至無君不止從墨之道惟知利人不至無父不止君臣之義廢於楊氏父子之義廢於墨氏弊皆喻利為之端耳則欲塞楊墨之言莫若使人不喻利欲使人不喻利莫若使人明義春秋緜露曰義之為言我也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又曰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則是義非義惟在我之正不正我之宜不

明義

鍾龍瑞

義之不明異端之所以大肆於世與聖人之道相亂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蓋義者利之反惟君子為能喻義而不喻義者皆小人也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墨氏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利己利人不同其於喻利一也從楊之道惟知利己不至無君不止從墨之道惟知利人不至無父不止君臣之義廢於楊氏父子之義廢於墨氏弊皆喻利為之端耳則欲塞楊墨之言莫若使人不喻利欲使人不喻利莫若使人明義春秋緜露曰義之為言我也義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又曰義者謂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後可以稱義故言義者合我與宜以為一言則是義非義惟在我之正不正我之宜不

宜而已我果正而宜也祿養以萬鍾馬繫以千駟不得謂之利也我果不正不宜也簞飯豆羹一介取與不得謂之非利也孟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趙氏章句曰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則知正我知宜我人皆可以爲堯舜不知正我不知宜我衣冠卽等於禽獸人性皆善然而鮮能知義者則以利欲之心蔽之也蔽於利己楊氏之言興蔽於利人墨氏之言興楊墨之言盈天下而聖人之道微矣聖人之道微而君臣父子之義滅矣將見華夏爲蠻夷人類盡飛走賢者退而佞者進弱之肉而強之食三代之英與大道之行而終不可逮也嗚乎安得知義者而與之明義哉

明義

權量

天下之彰明較著者莫義若也義則至公義則至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孟子見梁惠王亦惟曰仁義而已矣由是而談古之聖賢固未有不曉然於義者也而後之人往往昧之大都爲利所愚耳其見利而忘義者固不足道而其最可嫉者莫如淆亂於義利之間謂有義中之利利中之義便一己之私以塞天下之口俾天下之人趨於利而冒乎義且使天下無爲而非義而君子小人遂雜處而不能分豈非天下之大患也耶今夫凡天下之事盡其所當然謂之義有所爲而爲之謂之利臣之忠君子之孝親義也無所謂利而欲因之以沽名則利而已烏可云義若猶以義與之是率天下之人而趨於利也由是而充其

類義之爲義不劃然明哉雖然天下之難盡者義也天下之至便者利也使非見之甚明講之甚精安能不爲之動哉故古之仁人君子當死生存亡之際勸之以富貴威之以鼎鑊而甘爲玉碎不爲瓦全者非素辨於義而不惑於其中何爲其難而不取其便耶然則士生三代之後欲與聖賢爲徒必先明乎義之所在而後乃有所樹立不然其始基已壞則其中無圭雖欲強附乎義而委曲遷就終見絕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之途矣悲夫

知恥說

黃炳琳

恥也者心有所歉之謂也人有自足之心恥消歸於無何有矣淺而言之則恥可以勵中人深而言之則惟堯舜禹湯文武周孔然後能盡知恥之量何也村氓至於田界而止都士至于國都而止天下士至于京師而止百畝之農多收十斛麥遇乞匄而有驕色萬金之賈深藏若虛籠天下之利而汲汲恐不及也志狹而易盈故心常泰志遠而難副故心恆歉知此者則於知恥庶幾矣人非恥無以立事非恥無以成國維非恥無以張人習於苟且非一日欲以刺其隱微深錮之病痛而療之使自新非知恥不足以動之白晝而攫市人之璧穿窬不爲恥心非亾也昏夜發冢則大儒臚傳矣彼特欺人所不見然有畏人見之

心則猶有恥心存也君子之視其隱微之地人所不見也猶在市朝而人所共見也其視行之不副其言實之不副其名身之所至不如其志之所期而靦然於人世也一如攫璧發冢者之所爲也借羞愧之天良以激發其有爲之志氣故曰知恥近乎勇昔堯以天下洪水百姓不安爲恥舜以不順父母德不若堯爲恥禹見人溺曰己溺之見人有罪曰己使之以此爲恥湯以七年大旱六事自責爲恥文王以民如傷道未見爲恥武王汲汲訪道以不知丹書不知洪範彝倫攸敘爲恥周公以未能兼三王施四事爲恥孔子以未能挽斯世於三代之隆爲恥至若伊尹恥君不爲堯舜一夫不獲若撻於市顏子恥亦步亦趨而瞠乎夫子之後是皆知所恥也以人視聖賢宜若無可恥者以

聖賢自視則缺陷多矣然惟有不不足之心所以能爲聖賢是知知恥者入德之門也粗涉其藩及崖而返曰吾已盡其境學問則擬周孔法制動云官禮法言之擬論語元經之擬春秋王荆公之廢經而以己所著列學官與秦始皇自謂德兼三皇功過三帝亦奚異也然是數人者猶可以知恥望之者也若馮道仕宦歷朝李陵甘心降虜孔光出拜董賢馬融草彈李固秦檜之賣國和戎馮銓之父事忠賢是白晝攫璧者並非昏夜發冢者也彼既不知人間有羞恥事亦未暇以知恥責之矣故曰知恥之量非聖賢不能盡也

知恥說

朱衣

或問於子曰吾子亦嘗從事於恥乎子曰然有之抑人有言曰身恥爲輕國恥爲重羞小節而昧大體者匹夫溝瀆之諒也略微恥而重國恤者賢達遠大之謀也所以孟子論恥必曰貴德尊土明其政刑乃能見畏於大國又曰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六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豈不以文王之於昆夷亦嘗以大事小至於伐崇伐密戡黎之日卒能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越王句踐困於會稽苦身焦思飲食嘗膽出入自呼曰女忘會稽之恥耶其後姑蘇之役卒以滅吳夫文王之與句踐皆能知恥也故一以王天下一以滅仇國向使文王不恥於昆夷句踐不恥於吳國是周室無有二之日而越國無復仇之時也豈不

大可恥哉且今之不知有恥者又可得言矣平居高位厚糈輒大言而不怍一旦臨小害利則佞倖萬狀束手無策其黠者或又託故引去若惟恐禍及於身反詡詡揚言於眾曰吾蓋知足不辱也吾蓋急流勇退也其無恥孰甚焉孔子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夫邦無道而富貴其人固可恥矣然當無道而僅不富不貴豈得謂之知恥乎記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也夫卿大夫位高責重其威望宜取信於鄰國至於王畿之內寇盜充斥使郊坰皆有軍壘何辱如之吳王孫權稱臣於魏魏使邢貞奉策拜權爲吳王中郎將徐盛忿憤願謂同列曰盛等不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可知國勢雖當不振之

時但令其君若臣俱有愧恥之念亦可作其自強之心而懾敵人之氣俾知其國尙有可爲不敢輕起其釁此則恥之有關於人國也大矣吾願世之言恥者其君存文王句踐之心其臣秉江東將相之節君臣交儆以救積弊雖於孱弱之後其於國恥尙可雪焉

知恥說

恥之於人大矣名節自立勵憲樹聲闢禮門以縣規標義路以植矩踰垣者折肱捷徑者滅趾儒修自愛其知恥哉恥之爲文從耳從心神明或疚則內蕩於心忸怩不甯則熟生於耳聞過知媿此其義矣世教旣衰廉恥道喪交無義合行必利動君子以放蕩爲賢小人以猥薄成習情性所鑠陶染所凝橫目蚩蚩古今一治自有肺腸俾民卒狂墨子所爲目以豕彘魏牟所以比之鴉烏也夫三極旣奠庶物蠢生煩氣爲蟲太虛爲室渾沌未鑿狃狃榛榛不識不知直其然矣皇古邈矣民興胥漸立教明倫貽世垂範於時人識廉隅家知禮讓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盛則士有不矜細行者則君子恥之勿謂幽昧靈鑒無象

勿謂元漠神聽無響人不監於水而監於心彼豈好爲濯磨哉
知不可以蔽也運殊執極習俗陵夷小夫之知不離苞苴竿牘
敵精神乎蹇淺媿阿脂韋媿訾慄斯承意觀色廣爲道逕趨炎
坳熱看人眉睫橫厯四海一邱之貉勤力田不如習巧宦廣曳
裾不如倚權門重驅浮薄坐虧雅俗名教之防掃地盡矣雖威
以刺骨之刑勛以縣金之賞終不可得也又況乎稔積惡而冒
眾人之所忌成端欲而犯天下之不韙者哉夫蛆蟲生溷不知
蠅污蜚蜋轉丸不知蟬絜限於天也裸人赤立不知蔽身胡雛
粥色不知墮節成於習也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羞惡之良秉於
固有然而少成若性隨風而靡辱身賤行彼昏不知自古而然
之獨今而已哉歷觀在昔刺促望塵之舊遊伊優上堂之夜客

趙師異之吠犬閭朝隱之代犧爲大參拂鬚與太尉濯足短狐
之賦九尾鐵甲之厚十重或金犢挽車或貝帶傅粉溺情時榮
曜恩寢食世以爲榮下不知恥挈詔固矣羃繫完矣禽視鳥息
所以成嗤然猶曰不學無術也若乃相如竊妻而受金揚雄者
酒而少算班固詔竇以作威馬融黨梁而黷貨仲宣輕脫以躁
競孔璋惚恫以麤疏潘岳詭譎於愍懷陸機傾仄於賈郭皆抱
命世之姿負過人之具卒使懷才受謗萬事瓦裂自銜自媒亦
無憚焉文人無行可爲歎息豈惟諛墓頌憊感恩失足而已哉
然猶曰沈淪下位無以養廉也俛仰之無資飢寒之交至救死
不贍奚暇禮義哉若夫高官顯位負衡據鼎恩云厚矣誼云至
矣迺孔光三公也而仄媚董賢王戎上秩也而粥官羃俗尙書

由竇執政屈膝以今準之誠不足怪又其甚者志深軒冕而汎
詠舉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陰情醜行啞其笑矣與夫剛腸
不貶傲骨天成炎隆在前不事媚悅者不其遠乎然此猶一人
之恥非恥之大者也若乃鳥獸爲羣夷虜入室大君宵旰聽朝
不怡國蹙民困悼心失圖上下千年未均斯恥鹵江之波甯足
濯乎物恥足以振國恥足以興丈夫雄心能勿奮發肝腦涂地
勛哉斯時自非殊類誰能不慙憤者哉而乃上不能謀下不能
死佻佻倪倪低首下心泯泯芴芴而忍辱含垢社稷輸人富貴
在我與吏民語何以爲顏坐臥念之何以爲心舉厝建功何以
爲人子孫蒙响墮其家聲九牧之人所共僂笑其爲詬病不旣
大乎抑又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

是故知大讓者不辭簞豆知大信者不矜然諾知大恥者不報
睚眦今也置國之卹而以勝爲賢撻於市而諱於室忘其大恥
而修其小怨捫心清夜一何曹曹國威所以不振外侮所以日
至其不以此與夫更衣不忤女子識其作賊不知恥也義不帝
秦烈士激而投海誠知恥也仲連不作而王敦之徒鮒入鯢尻
朝草國墟覩然罔恤長樂老人又何濟濟也子輿氏有言爲機
變之巧者無所用恥誠疾之也誠傷之也

尊聞行知論
甘鵬雲
學之不可以已也
有所立然後高有所漸然後大有所主然後
定有所向然後成苗生高山下臨千仞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也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器非加利也所漸者然也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性非其本也所主者然也騏驥一
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終及千里材非加良也所向者然也是
故君子學不務苟難行不務苟奇論不務苟高名不務苟傳惟
有本之為貴夫本者何也曾子所謂尊所聞行所知是已夫道
若大路然無所隱也無所蔽也人亦既聞之而知之矣聞之而
不思思之而不親無如之何也知之而不求求之而不力無如
之何也設有尊其聞者勿任己勿徇私勿惑於歧趨勿斂於外

尊聞行知論

甘鵬雲

學之不可以已也
有所立然後高有所漸然後大有所主然後
定有所向然後成苗生高山下臨千仞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
也鏗而不舍金石可鏤器非加利也所漸者然也蓬生麻中不
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俱黑性非其本也所主者然也騏驥一
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終及千里材非加良也所向者然也是
故君子學不務苟難行不務苟奇論不務苟高名不務苟傳惟
有本之為貴夫本者何也曾子所謂尊所聞行所知是已夫道
若大路然無所隱也無所蔽也人亦既聞之而知之矣聞之而
不思思之而不親無如之何也知之而不求求之而不力無如
之何也設有尊其聞者勿任己勿徇私勿惑於歧趨勿斂於外

誘其於道也不合者寡矣設有行其所知者勿畏難勿苟安勿荒於半塗勿紛於雜蹟其於學也不至者寡矣不然閉門而造車冥行而擿墮未見其得也港斷而航絕南轅而北轍未見其至也一心而百慮喜新而厭故未見其益也輸之巧爾之甄天下莫尚焉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也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不施控勒終有銜楸之憂也聖人之智天下莫及焉無所師承不能成其德也是以堯學於子州父舜學於務成昭湯於伊尹學焉而後成之文王師鬻熊孔子師萇叔師襄老聃夫子州父諸人其智不及堯舜湯文孔子亦遠矣而堯舜湯文孔子尊之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今則不然貴耳而賤目入主而出奴好高而務博朝耕而莫穫烏乎學術之不競可知矣然則將奈

何一其心使志不紛精其識俾中有物勿自任其偏勿輕竿前賢勿見異思遷勿畏而不前鉤元而提要強力而深造夫而後可與入道也

經者何即古人之事也三代上無經名而詢事則見於書幹事則繫於易無所謂經者雖中庸有九經而其目則為修身尊賢之類其所謂經即事也未有以詩書論語為經者迨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傳於戴聖匡張孔馬以經顯而傳經者多矣而要非聖人意也聖人惟以道制事使民共由於道中為正不為奇為常不為異而又慮後世之不明於道於是以其所行垂於言筆於書俾後世以言求道以道制事而後人讀其遺文以為道不可易遂名之為經焉是則舍事無所謂經舍經亦無所謂事也宋安定胡氏分經義治事為二各因其質以為教授其後卓有成效而惜其分經與事為二猶不免徇乎漢以來之

黃雲魁

經者何即古人之事也三代上無經名而詢事則見於書幹事則繫於易無所謂經者雖中庸有九經而其目則為修身尊賢之類其所謂經即事也未有以詩書論語為經者迨六經之名始於莊周經解之名傳於戴聖匡張孔馬以經顯而傳經者多矣而要非聖人意也聖人惟以道制事使民共由於道中為正不為奇為常不為異而又慮後世之不明於道於是以其所行垂於言筆於書俾後世以言求道以道制事而後人讀其遺文以為道不可易遂名之為經焉是則舍事無所謂經舍經亦無所謂事也宋安定胡氏分經義治事為二各因其質以為教授其後卓有成效而惜其分經與事為二猶不免徇乎漢以來之

常見也蓋自六經厄於秦火漢儒倚摭掇拾爲之疏解訓詁往往支離破碎未能見諸實用於時爲管商申韓之學者遂得竊起持政事之柄而經生之所傳僅守空文以相號召經與事分而不合而解經者多附會任事者多權謀先王之道去之益遠非以此歟且不獨此也經與事既分而正經學之失者又倡爲理學更復專爲史學其出而任事者又判爲刑名爲法術門戶益多而學術益雜要之三代之治法備載於經如尙書春秋卽古史也後史之義法無有過於此者至經義之精微萬理悉備舍經更無所謂理而能本經以治事則凡法術刑名之屬皆其所不屑爲故深於經而理卽明史法可以相貫其所謂事者卽與先王之道合而不致惑於功利亦何事多立門戶使流分而

源益塞哉總之離事以言經則經晦離經以爲事則事雜知經卽古人之事則學術可歸於一凡旁門曲徑之類皆可盡除而學者猶離而二之各尊所聞各持所見至歧中有歧紛紜錯誤不知紀極致先王之道終於不明是非經之過也蓋治經者不能合諸事而經與事皆病矣悲夫

聖經奚自而作乎究天下之理試之以天下之事而綱舉目張
 若合符節然後標厥宗旨而經以名焉研之亏義而義不愜施
 之亏事而事不宜而猶哀集成書得與亏聖人之經者未之有
 也學者之探索經義亦豈但供冥悟而已必將驗之身心性命
 推之處事接物而以致吾用焉梓人之造車也非第炫輪轂之
 華欲其適亏行也圉人之牧馬也非第誇銜轡之飾欲其致乎
 遠也車不適亏行馬不致乎遠安用輪轂銜轡為乎學者窮經
 束髮受書白首鑽研而刑名錢穀之數修齊治平之道茫乎無
 有所得則亦曷貴經義哉故經義之與治事體立用行斷非畫
 為兩途者也難之者曰人之姿性各有所近者好亦有不同成

經義治事合一論

聖經奚自而作乎究天下之理試之以天下之事而綱舉目張
 若合符節然後標厥宗旨而經以名焉研之亏義而義不愜施
 之亏事而事不宜而猶哀集成書得與亏聖人之經者未之有
 也學者之探索經義亦豈但供冥悟而已必將驗之身心性命
 推之處事接物而以致吾用焉梓人之造車也非第炫輪轂之
 華欲其適亏行也圉人之牧馬也非第誇銜轡之飾欲其致乎
 遠也車不適亏行馬不致乎遠安用輪轂銜轡為乎學者窮經
 束髮受書白首鑽研而刑名錢穀之數修齊治平之道茫乎無
 有所得則亦曷貴經義哉故經義之與治事體立用行斷非畫
 為兩途者也難之者曰人之姿性各有所近者好亦有不同成

就卽由此判焉聖門四科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不能相兼朝廷設官百司庶尹之事不專責之一人且今之經義參互鉤稽動累千萬言雖至目昏齒搖有不能盡又何暇治事乎哉抑知聖門設科各舉所長者名之耳非亏他事遂概乎未之聞也國家立法固無取乎越職侵官狀掌邦國者不能居其竅要亦何以攷他人之殿最乎今之經學字栝句梳信無補亏實事狀古者立教皆以躬行實踐爲務無有聞見之雜辭章之煩故疏通知遠而有書化民成俗而有詩詳攷乎職司制度而有官禮未有不協亏事者也昔平當明禹貢遣使行河雋不疑引春秋以折衛太子之獄夏侯勝據洪範以止昌邑王之出經義之通亏治事非尤其彰彰著明者歟抑余有說焉三代之制不相襲古今

異宜世俗殊尚亦非聖人所能預防衣裳不足涖阪泉之師干羽不足解平城之圍夫人而知之矣以世變之日岌兵戎器械之精巧遠勝亏古昔欲仍挾詩書之化春秋官禮之遺意以治之雖至愚極庸皆知其迂闊而難行耳雖然電學氣學重學化學之數雖異亏古不外聖人之格致天文推步地輿測量之學雖精亏前不外聖人之六藝彼特專習一業以盡其長非有難亏聖人之道也狀則以窮經之思旁及亏當世之務而業以專而精意以通而變雖以治日新之時局可矣又何論水利農田政刑書數之本相表裏者哉宋胡瑗教士立經義治事二齋殆以天下之事不盡可治以古人之書而通經之人貴能適用亏當世之事明體達用固非二事也不然有無解亏俗儒俗吏之

譏而已

此處為一長篇空白，僅有極淡的墨迹，似為原稿或後人書寫之殘留。

經義治事合一論

魯秉周

自庖犧以三畫象三才之道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者固人道之總名禮樂以象之彝倫以著之是則仁義者禮樂彝倫之原也至於水利兵農算數之事至繁至蹟亦精亦微但使殷於考證深於推求則或數事兼優或一事專長皆足為器使之用原無關於仁義之原此有宋胡文昭公教授湖州所以分經義為一齋治事為一齋也顧其謂經義者經乎仁義禮樂彝倫之義以明其體治事者治乎水利兵農算數之事以適其用夫揆義與事若不相侔觀事於義尤不相類義事當分而為二矣顧有體乃有用之名有用而始有體之名體用當為一源則義與事又當合而為一矣

而胡公分之何也或曰孔子設教杏壇德行諸科分而爲四則分之說也不知四科之分乃孔子門人所記分於諸賢學業成就之後非分於孔子設教之初也觀夫子吾無行而不與之言可知矣不然子夏子游諸賢皆有聖人之一體冉閔諸賢何以有聖人之具體哉吾以爲學者見爲分教者當見爲合使教者先爲分之則急功近名之士勢必以經義爲迂緩而置之以治事爲捷便而籌之矣且仁義禮樂彝倫何以爲水利兵農算數之體水利兵農算數何以爲仁義禮樂彝倫之用哉旣分爲兩齋則將使精於義者長爲一鄉之善士而不適於用精於事者盡爲在上之達材而不明乎體則是體不可以爲用用不本於體義事即可分而爲二而體用決不可分而爲二明矣吾以爲

當合之使由本以及末不當使分之使此爲體而彼爲用也或曰胡公亦恐學者陽奉義與事實則專騫乎事故特分之以課其義耳若是則是以分爲合也以分爲合而使體用異源曷若以合爲合而使本末共貫乎總之品有賢否質有智愚學雖難盡而教則無窮或從其性之所近或從其才之所優學者自見爲分教者自見爲合也本末同貫亦體用一源則庶乎古者大學教人之法也與

先王之道所為修己治人經緯萬端者何歸乎亦誦詩讀書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一旦有事舉而措之裕如耳即時異勢
 殊不可徑用所學要於古人之行事平日既好學深思而得其
 意則變化生心而不窮於應此真學古之效也今之學者則不
 然說經之家是古非今多鄙時務為粗迹任事之輩逐末遺本
 恒訾書旨為空談至於門戶顯分意見各執竟截然而兩事其
 流弊曷可勝言觀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竊歎教之因材而
 學之能期於無弊也議者乃有以經義為體治事為用若謂安
 定已歧而二之不知安定之意正慮學者之有所偏廢人之才
 智上哲少而中材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兼綜並治

經義治事合一論

先王之道所為修己治人經緯萬端者何歸乎亦誦詩讀書多
 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一旦有事舉而措之裕如耳即時異勢
 殊不可徑用所學要於古人之行事平日既好學深思而得其
 意則變化生心而不窮於應此真學古之效也今之學者則不
 然說經之家是古非今多鄙時務為粗迹任事之輩逐末遺本
 恒訾書旨為空談至於門戶顯分意見各執竟截然而兩事其
 流弊曷可勝言觀胡安定置經義治事二齋竊歎教之因材而
 學之能期於無弊也議者乃有以經義為體治事為用若謂安
 定已歧而二之不知安定之意正慮學者之有所偏廢人之才
 智上哲少而中材多有生又不過數十寒暑勢不能兼綜並治

務廣窮荒率從而致之必視其質之所近以爲學之所造端沈
潛之質近經義高明之質近治事居經義齋者使先習經義而
治事可以旁通居治事齋者使先嫻治事而經義可以推及百
川異派何必同哉同達於海而已矣故愚以爲安定之分爲二
者正欲其合爲一也且古大學之教明德新民先之以格致誠
正馴而至於修齊治平明乎經訓發於聖賢事務成於當世皆
儒者所當潛心切究居恒研求經義學之於心皆可爲體及其
出而治事卽以所得於古而與今無大異者行之於世皆可爲
用庶幾體立而用行也然其人未嘗不相需而世往往不常見
之則由於體與用之分途以言乎體專習經義而不能通曉世
務則出於執拘者有之以言乎用專習庶務而不能推原古制

則不學無術者有之曾亦思體不明不可以言用體旣明尤期
於達用周書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又曰不學牆面泣事惟煩
從未有歧體用而二之者是惟安定經義治事立教使學者體
用兼賅能得古人遺意故其門人多知稽古愛民足驗講求之
實效明道程子所謂選士之法取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朱子
所謂學校之中須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與其賢者
能者俾知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曉猶是體用合一之意也如
必謂爲經義者卽不求通時務爲治事者卽不反勵身修不大
悖乎安定教人之本旨哉

一精致用說
且夫精義致用者聖賢之用也通經致用者學者之用也愚謂
經之爲經精義實在其中故夫通經之士卒不能舍精義之學
斷爲甯靜致遠之才此讀書所以貴窮理而齊治均平之必資
格致者矣不求多於陳迹與博稽于世變猥自用其跡弛泛駕
之質膏梁驕穉之性枵然以時務自命往往甫膺艱鉅顛躓隨
之有不勝任而已此不通經之過也抑或經術足文其固陋著
述頗富於名山宰相薦其才天子重其望藉藉者傾動一時矣
庸詎知研之不精毫釐千里固有規摹圖籍施之一鄉一邑而
不行者又其甚者弋名譽以濟其私借官禮以售其術迄於盡
誤民社而後止晉之王衍殷浩宋之王安石皆是也此自命通

一精致用說

黃廷燮

且夫精義致用者聖賢之用也通經致用者學者之用也愚謂
經之爲經精義實在其中故夫通經之士卒不能舍精義之學
斷爲甯靜致遠之才此讀書所以貴窮理而齊治均平之必資
格致者矣不求多於陳迹與博稽于世變猥自用其跡弛泛駕
之質膏梁驕穉之性枵然以時務自命往往甫膺艱鉅顛躓隨
之有不勝任而已此不通經之過也抑或經術足文其固陋著
述頗富於名山宰相薦其才天子重其望藉藉者傾動一時矣
庸詎知研之不精毫釐千里固有規摹圖籍施之一鄉一邑而
不行者又其甚者弋名譽以濟其私借官禮以售其術迄於盡
誤民社而後止晉之王衍殷浩宋之王安石皆是也此自命通

經而謬於聖賢精義之過也然則如何而可乎曰吾讀古人之書必究古人之事勢然後確然不淆於其似而聖賢之成法惟吾之取擇矣吾讀古人之書尤證以今日之閱歷然後脫然不滯於其迹而聖賢之成法又惟吾之變通矣是之謂通經是之謂精義而用乃自此大焉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其所以然未精其義耳故曰讀書貴窮理而齊治均平必資於格致也嗟乎世有不學無術之身躬膺付託爭烈伊周者矣屠販牧豎之人笞兵萬里立功海外者矣此其人皆非能身通六藝從事聖經賢傳之比何以勳業爛如赫然照人耳目若是然而事不師古特其才之閒可一試而未可恃以爲常也是故聞見譴陋沾沾自是其愚能不

憤事者卒尠信乎通經之爲貴而又恐失之拘牽附會與夫穿鑿臆斷之私也則精義尙焉夫古今豪傑大過之才莫不有學而其學又不屑屑於章句之末此可以知體用之所在已

其學又不... 此所以... 夫古之... 夫古之... 夫古之...

致用說

陳鴻儒

儒者讀聖賢書將為有用乎將為無用乎為膠固之論者則曰
學所以為己也必在在思所以為用則意近於為人噫是殆未
思平日所為殫精竭慮殷勤以講求之者何事貿貿焉冒學之
名失學之實也嘗慨世儒相競務為無用之學而昧古人致用
之學因思所以返之而廣其意曰天地之間人為貴而人之中
所貴有聖賢者何貴其能以一人之所學化億萬人之身耳然
則聖賢將有異學乎是不然聖賢之所學人人之所能學也特
聖賢能學其至而用以治己用以治人常人往往不能學其至
而并不能治一身其學同而其所以學之者不同蓋致用不致
用之分也夫所謂聖賢之學者何也其始學為致知格物焉學

爲誠意正心焉其繼用以修身齊家焉用以治國平天下焉曰格致曰誠正者體也曰修齊曰治平者用也古之爲學者莫不有體有用卽莫不明體而達用不能用者非學也故學者莫不可以致用今之爲學者則不然非不欲有用也不能致也不能致則爲無用之學矣嗟夫讀聖賢書將爲有用乎將爲無用乎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孔子對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問求與賜子曰求也藝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又若顏淵問爲邦仲弓可使南面孔門諸賢學於夫子皆爲己之學也而無不各具爲政之才各抱用世之願初不聞夫子責其爲人者無他聖賢之學原欲以經世而宰物也此謂致用也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孔

子贊易六十四大象皆言以者來氏知德曰以者用也體易而用之乃孔子示萬世學者用易之方學豈有不求致用哉不能致用而猶得爲學哉獨怪今之學者學自學而用自用當其學時非不訓詁義理之是求及其用時則叩以錢穀而不知叩以兵刑而不知凡夫古今政治之得失天下輿地之險要以及禮樂法制之宜紀綱條教之具則尤懵然而若不相涉也者古今學術之不相及而治術爲之不振者夫孰非學者之不明於致用階之厲哉蓋今之所謂學者何也曰帖括詩賦而已 國家功令所在豈敢謂使人而盡廢帖括詩賦昔蘇軾有言曰朝廷以詩賦取人則人才由詩賦出可知帖括詩賦中未必不能出人才也然苟謂帖括詩賦爲可施於用則斷斷乎不可顧今之

經心書院集 卷七
學者舉無不沈溺於是而相率爲此無用者相率爲無用則其不能致用也又奚足怪特是人之志趣無論功令有所不能限即令有以限之而學之操自我者斷然不能限也則夫能致用與不能致用非學者之責而誰之責乎古今聖賢決無不能致用之學亦無學聖賢而可不求致用通經所以致用也所望讀其書者爲有用之學毋爲無用之學則有可以致之之具耳

道與德爲虛位辨

鍾龍瑞

中庸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道之所以行之者三達德之所以行之者一則道與德惟歸於誠而已誠非虛也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知與仁與勇非虛位也韓退之作原道而曰道與德爲虛位蓋以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也然君子之道小人之道皆確有其道也曰吉德曰凶德亦確有其德也確有其道道不可謂爲虛位也確有其德德不可謂爲虛位也夫道者導以路也德者得心也出幽谷而遷喬木者有導以路也下喬木而入幽谷者亦必有導以路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蓋有得於心也鷄鳴而起孳孳爲利者亦必有得於心

也若僅以由是而之焉者謂道佛老之道幾何不由是而之焉若僅以足乎已無待於外者謂德佛老之德幾何不足乎已而無待於外哉蓋同導以路也出幽入明者吾儒之道也出明入幽者佛老之道也同得於心也克念作聖者吾儒之德也罔念作狂者佛老之德也故吾儒之道德以倫常爲準以聖人爲極而佛者之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老者之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則吾儒之道與德爲萬世不易之定位而佛老之道與德位在於虛無而已從佛老之道修佛老之德相率而爲僞者也韓子憂佛老之徒託道德之名相率爲僞辭而闢之闢之誠是也乃並君子小人之道合吉凶之德而統謂之虛位

佛老之道與德謂之爲虛位也可吾儒之道與德謂之爲虛位也不可猶吾儒之仁義可以爲定名而佛老之仁義不可以爲定名也彼以煦煦爲仁子子爲義仁義之名豈定於此哉老子小仁義而韓子虛道德其失均也自韓子以道德爲虛位而吾儒之言道者不求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求之無極吾儒之言德者不求之知仁勇而求之良知儒林分爲道學性理流於空疏弊皆虛位一言爲之端也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又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佛老者與吾儒不同道者也其道其德置之不議不論可也議論而攻之無害於彼之道德斯害乎吾道吾德矣蓋以吾儒而言佛老之道與德淺者遂誤以爲所言者吾道也吾德也故韓子謂爲虛位者佛老之道與德也後

儒亦並吾儒之道與德而視爲虛位致知於渺冥之境力行於
愴恍之地舍正路而弗由而由乎歧路放道心而弗求而求乎
人心達道達德之所以不行入於佛入於老者之言日興而未
已也則攻異端者適所以助異端也使韓子不言佛老之道與
德而第言吾道吾德也則必無此虛位之語後之人亦不至外
達道而求道外達德而求德卽達道達德而求之道之位有定
也德之位有定也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聖人亦有所不知
也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而聖人亦有所不能也斯道也何
道也吾儒之道非佛老之道也斯德也何德也吾儒之德非佛
老之德也若佛老之道與德則韓子謂爲虛位也亦宜

道與德爲虛位辨

雷以成

道德非虛也而昌黎虛之蓋欲闢老子之言道德而非道德不
易之論也夫道者無形而生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彌
六合非虛也德者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得於己非虛也易曰形
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
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六經皆載道之書而不知六經皆器
也易之爲書所以開物成務掌於春官太卜則固有官守而列
於掌故矣書在外史詩領太師禮自宗伯樂有司成春秋各有
國史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然未嘗於敷政出治
之外別有所謂教法也虞廷之教則有專官矣司徒之所敬敷
典樂之所咨命以至學校之設通於四代司成師保詳於周官

其所習者修齊治平之事其所師者守官典法之人政教無二
官師合一其不能虛縣無薄也審矣子曰我欲託諸空言不如
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豈有虛寄以存其師說哉昌黎徒見
老氏之言道德入於虛無遂並道德以爲虛位不知虛無之弊
言道德者過而非道德之過也昌黎之爲此言不過欲伸仁義
耳夫率性謂道仁義性所有也則舍仁義以言道固非也然道
固不離仁義而仁義究不足以盡道則泥仁義爲道德亦非也
且旣曰仁義爲道德矣又曰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雖
言各有當然未有小人與凶而可云道德者也鄭氏周禮注曰
道謂先王所以教道民者不聞以小人爲道也周禮大司徒六
德知仁聖義忠和未聞以凶爲德也然則道德者固一成不易

之美名而非善惡之隨人各據而有也今因闢其說而並集矢
於道德則又因噎廢食懲沸羹而吹冷齋者矣宜乎蘇頌濱氏
譏之曰愈之學朝夕從事於仁義禮智刑名度數之間自形而
上者愈所不知也原道之作遂指道德爲虛位而斥佛老與楊
墨同科豈爲知道哉夫道之不能離器也久矣歷代相傳不廢
儒業爲其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爲是特載
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蓋官師治教
合而天下聰明範於一故卽器存道而行道有得於心官師治
教分而聰明不入於範圍則離器言道而道之存焉者寡矣夫
禮樂司職各有專官雖有離婁之明師曠之聰不能不赴範而
就律也今云官守失傳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則人人皆自以爲

道德矣莊生譬之爲耳目口鼻司馬談別之爲六家劉向區之爲九流許子之道墨子之道皆離器言道者也夫子述而不作不敢舍器而言道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恐人之舍器而求道也夏禮能言殷禮能言皆曰無徵不信夫子之必徵諸信夫子之不敢自以爲虛也異端曲學道其所道德其所德固不足爲斯道之得失也而宋儒起而爭之謂是皆溺於器而不知道者也夫溺器而不知道亦卽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乃欲舍器以言道而道德病矣夫道形於三人居室而大備於周公孔子歷聖未嘗以道名者蓋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至百家各言夫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別其道矣此亦一道德彼亦一道德故韓退之謂道與德爲虛位也

夫道與德爲虛位者道與德之衰也

道與德爲虛位辨

周兆奎

韓子原道曰道與德爲虛位議者以爲不然蓋謂道者人所自有之道也德者人所同得之德也故老子作道德經五千言皆以明道德所在必曰道不實而人何以有知覺德不實而人何以有天良雖以孔子之道且師老子之道孔子之德猶師老子之德老子作於前孔子述於後道與德無虛位此其徵也自我言之道卽事也德卽心也有其事而未行其事爲虛道有其心而未用其心爲虛德夫人生天地孰無道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是也孰無德如孝弟忠信之心是也人之言曰我有是道我有是德而奚徒煦煦爲仁孑孑爲義哉由是言之孩提之童皆有知覺天良將指孩提爲道德人乎庸愚之輩亦莫不有

知覺天良將並指庸愚爲道德人乎幸而天下有道德名也使無道德名將又何以爲人乎或曰孟子道性善人皆可以爲堯舜道德非虛然孟子意在必爲非以有道德卽堯舜也書曰道積于厥躬又曰厥德修罔覺積與修有爲之之功焉爲之而道德乃實不爲遂自以爲有道德乎如人由路然路皆正也必人自由之而後不爲虛路也或曰非謂不爲也老子曰不尙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民心不亂非空談道德也且曰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長之育之亭之毒之養之覆之又何見道德爲虛乎予應之曰否老子之言道德小仁義也仁義者道德之體天下國家道德之用先王聖人道德之宗無

仁義則道德無所用亦無所宗矣故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以清靜爲談猶以寂滅爲教道其所道非吾儒之道德其所德非吾儒之德吾儒合仁義以言道德而彼則離仁義以言道德合而言之則道德皆實離而言之則道德皆虛噫天下之好言道德者亦正惟其虛也不顧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道當如何以處之不顧而孝弟忠信之德當如何以修之凡古所謂修身齊家治國以至平天下者皆概乎未有聞也而反自以爲實甚矣人情之誕也且夫道外無道德外無德自堯舜以至孔子以道德相尙謂踐乎其實也而其體仍虛在聖人則虛而能實在老子則虛而終虛易曰道有消長書曰德有吉凶此道德之虛所以有消長吉凶也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

儒儒者即道德之虛位也或曰道在日用德雖虛而道不虛又曰德在性天道雖虛而德不虛信斯二者皆虛天下不幾無道德人乎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明道德之實功也韓子之爲此言即志道據德之旨非徒以道德爲虛位也後之言道德者其勿悞會虛位之說也夫是爲辨

誠無爲幾善惡論

黃雲魁

天下之物皆自無而之有自微而之著夫其始於無者非虛而無所涵也天道之無爲者無非實理之充塞人心之無爲者亦皆天理之流行此周子之所謂誠無爲也時當無爲既無所用吾力而至迹之已著亦欲挽之而不能所能自持者惟在意之甫萌耳理具於心而欲亦附焉意之所發遂有難齊此周子之所謂幾善惡也蓋人心之理恆凝於靜而擾於動無爲者靜也至幾之既動則善與惡判然矣意雖已發而迹猶未呈故幾之義爲微不隱持其端而其流遂不可止故幾之義亦爲殆值其微而察之則有審幾之明知其殆而防之則有力持其幾之學虞廷之精一孔子之克己復禮中庸之戒懼慎獨皆是道也夫

能審其幾而力持之則雖萬感紛投之餘終不失至誠之本體矣况寂然不動時哉且夫誠爲天德而人心之動靜卽與天德相應其無爲者卽太極也其幾之善惡卽陰陽之象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以主歲功而使陰入伏於下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爲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區以此見天之扶陽而抑陰也明矣人能默體天心則於寂然無爲之時既有以葆其真實無妄之體而至幾之旣萌亦能力勉於善如的之必趨力除其惡如防之止水其循理而制欲也卽所以承天之道也古之聖人以至誠贊化育其功皆自察幾始而苟幾之不及持將惡日長而善日消卽誠之具於性始者亦漸至於枯亡而不覺然則動靜之交卽內省之候也若夫以至誠之道爲

知幾之神舉凡世之善惡皆可不思而得焉此由內而達諸外殆亦理之相貫者夫

誠無爲幾善惡論

劉銘勳

太極之在人止是一誠誠者理也有其理必有其事由靜之動而幾於是乎在故誠者幾之本幾者誠之萌誠與幾固非二物誠者自成也非可以形迹求也幾者動之微亦不得於形迹求也以有爲求誠可以至於誠而非誠之至也誠至則無爲以一善求幾可知幾之正而未知幾之偏也知幾則知善惡以安之者言誠者性之存也由存而發則爲幾善而無惡有爲猶之無爲也以勉之者言幾者復性之始由始要終乃能誠爲慎所爲擇善去惡有爲而復於無爲也或者謂誠一而已幾有善惡是誠者聖人之事而幾未可專屬之聖人不知惟聖人能誠惟誠知幾知幾斯誠誠斯聖誠幾相爲往復此一動一靜互爲其根

好惡相近非有所爲而然也誠之充周而無間也誠則萬善皆備於己貫五常於無端賅百行而無兆從心所欲自不踰矩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何所事於爲哉倘或參以人僞則憧擾朋從安能寂然不動而客感方投固猶動而未形於是而有爲矣於是而幾出矣於是而善惡分矣太極旣闢兩儀各別幾於陽者無陰遂成剛惡幾於陰者無陽遂成柔惡惟研幾以思誠沉潛而剛克高明而柔克斯懲忿窒慾幾之陽者變爲少陰克去剛惡而脩廉毅幹固之善戒欺求慊幾之陰者變爲少陽克改柔惡而遷慈祥順巽之善故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也自誠幾之旨不明於天下學者以無爲爲誠於是形必使之若槁木心必使之若死灰清淨寂滅弊遂流於禪以陽爲善以陰爲惡

於是去順而用健喜猛而惡寬激烈暴戾因開任俠之風禪者誤於靜而俠者誤於動靜而無動重陰也動而無靜重陽也重陰重陽柔惡剛惡之所叢集也靜而無靜動而無動少陰少陽也少陰少陽猶然一陰一陽也一陰一陽猶然太極也幾之後曰善物物一太極也幾之先曰誠萬物一太極也誠者不可得而見得見善人斯可矣

習論

周世傳

甚哉習之中人深哉少時同學有某氏二子性質亦未能遠過人三年一子學藝於粵一子學質於蜀數年歸余仍在前先生門二子來一作粵語一作蜀語同學多笑之者余乃作而歎曰此非習之中人哉二子之初至粵蜀也聞粵蜀人語必有不通其聲氣者及其既久則本音亦變豈非性隨習易以失其故哉上之布令戾於民者初若有所不適久乃相與安之及其又久視聽移而心志以淫且視爲固然而不爲怪是故君子務平其政而慎所以導之也昔先生設爲庠序之教春誦夏絃所以範其心思耳目手足百體使之習於禮容樂節安於太古之風其法至備凡以導之使復其性而已逮至漸摩久而禮俗成則民

之孝友睦婣任卹如飢者之食渴者之飲不必勸而後趨見邪說淫辭之味吾前而疾去之如避蛇蠍不待禁而自絕此先王治天下之大法所以納斯民於軌物而萬世不能易者也自治教之經不正而邪慝興於是民志蕩然如隄防之決而不知所止斯時也殊方不經之教又闖然入吾土而陰煽之其象數機械之精既足以聳賢智之聽而荒誕無稽之談又足新愚者之耳目且貨之利而蠱其志浸淫不已雖欲使返而卽乎其故而固不可得此尤習之深可慮者也昔墨翟見染絲而輒悲悲絲哉悲染人之習也習於異教而不爲之憂夫惡知所終極哉吾懼二子之作粵蜀語也噫

習論

王廷梓

有性而後有習習者性之變耳何以言之太極渾沌之初一元而已流而爲陰陽則歧而爲二衍而爲水火木金土則歧而爲五自是而化生品物則歧而爲億貌千形不可紀極焉億貌千形皆氣之所鍾也氣鍾於物已不能無清濁純駁之殊況物與物交而此物之氣與彼物之氣復乘其所感而入浸漬薰蒸積久遂與之爲化近朱赤而近墨黑信然哉夫人自有生以來各具仁義禮智之性使循是養而充之所謂根心生色眸面益背施四體將有不可勝用者乃性墮於氣中而氣墮於習中相因遷變遂使性無權而習有權誦秦詩者惡其民之悍誦鄭詩者惡其民之淫誦齊詩者惡其民之夸詐彼豈獨有性外之民亦

墮於悍淫夸詐之習云爾君子避佚遊之場懼爲情慢之習所中也避宴樂之場懼爲驕奢之習所中也避利祿之場懼爲貪污之習所中也避聲華之場懼爲躁競之習所中也故曰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閑邪所以存誠也若夫磨不磷涅不淄此聖人之事未可以律中人苟持不逮之資而輕於嘗試吾恐其習坎入坎矣雖然慎一身之習所關小慎一世之習所關大古聖王制禮作樂以化天下以文采與萬民之目習以聲音與萬民之耳習以威儀與萬民之肢體習以舞蹈與萬民之血氣習天下無人不習中天下之人無日不在習中而究不得以習名無他彼順其性以爲習非背其性以爲習也習於性而不得以習名者如素之爲白而不得以染名也習於習而不得以習

名者如青黃赤黑變白之眞因得以染名也吁有世道之責者幸勿以自染其心者染及其民與

也出禮樂刑政之心則其精神與氣血也人上者爲聖賢爲仁人志士下者爲姦惡爲庸鄙皆必本諸精神與氣血而遂見於行不然是所謂外彊而中乾者也其去死人者幾希矣而猶能曰治无下乎禮樂刑政禹湯文武與桀紂幽厲共焉者也育禹湯文武之心則治無禹湯文武之心則亂彼桀紂幽厲之豈豈無禮樂刑政之發者乎吾願治无下者一其實之是從而慎無執名曰爲實也

名實篇

陳倫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君子恥聲聞過情非恥聲聞也恥過情也夫過情之聲聞不過名浮於實無情之聲聞則有名無實竊嘗見世之沽名者矣始也惟恐人不已知計所以欺世盜名者不惜巧以弋之繼又惟恐人知凡事之不可對人者彌縫萬狀保全虛名俸無敗露之一日此所謂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之小人也究之無本之水涸可立待不轉瞬而揭之者至斥之者又至聲敗名裂反不如碌碌無短長者尙率其本真也嗟乎亦烏用是名爲哉若實至名歸之君子則不然事事反求諸己一行一言均歸實踐不以大言欺世不以奇行駭俗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故人之欽其德者嘖嘖稱道弗衰卽耳其名

者亦若望塵不及冀得一執鞭為幸此不期得名而名自得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也夫名猶影耳實猶身耳身動而影隨之實大而聲宏焉實之不修惟名是驚譬如舍身而求影其可得耶其不可得耶固不待知者而知也是以君子入德不患修名之不立特患吾學之無成

機論

甘葆真

甚矣古今吉凶成敗之數其主發於未發之頃者機為之也愚者畏機達者忘機君子審機我之設機以傾彼即異日傾我之機彼之設機以陷我即異日陷彼之機機以凶而吉機以敗而成機在須臾召之在人機固不可以磯也夫網罟者取魚之機也其為機所取凡魚也若大鯢泳游於渤澥之淵網罟所不及施則機窮於取魚矣弩石者取鳥之機也其為機所取凡鳥也若飛鵬扶搖於雲霄之表弩石所不能制則機窮於取鳥也故畏機常思機之相偏轉或與機相觸愚者以之思機之相偏而相觸而息焉望望焉去之唯恐弗及達者以之不必如愚者之愚不願如達者之達蹈機之危與矯機之失而過焉亦徒為機

所苦而不知使機者凶使機者敗敗所以振拔而成之也凶所以拂亂而吉之也機之所取必有所與蓋預審夫彼我之勢取鑒於異日而已君子以之嗟乎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舉世多機各善其治強食弱肉將無窮期惟不與之角勝而以義命自安庶機之用雖無窮用之極或當返乎人心最靈何其翩然忘機不逮魚之鯤鳥之鵬乎何古今之出乎機入乎機終蹈乎機也則甚矣機之不可以磯也

機論

朱衣

天下人心風俗之害莫甚於機械變詐之日開而古昔敦厚純樸之風幾漸滅而欲盡衣服飲食器用皆機事也士與農工商賈皆機心也彼以機往我亦以機來至於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莫不遞極其機以相炫已不知人間尚有羞惡事天下事尚可問乎顧其說始於諸子百家而其禍遂流毒於中國夷狄顧吾嘗謂今日機事機心之甚其源蓋出於諸子何也孟子稱墨子兼愛摩頂放踵以利天下又曰墨子兼愛是無父也今泰西耶蘇之教自謂捐其軀流其血代斯民贖罪專拜上帝不祀先祖此非墨子之道而何且觀墨子七十一篇其導西人機器之學者尤多如第九卷經說下篇光學重學之所從出也第十三卷

經心書院續集 卷一
魯問公輸數篇機器船械之學之所自出也第十五卷旗幟一篇西人舉旗燈以達言語之法之所自出也至謂近中則所見大景亦大遠中所見小景亦小今之千里鏡顯微鏡究不出此範圍則謂西人之機事機心皆自墨子導之可也然而墨子之外亦尚有與西學相出入者按呂氏春秋似順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寒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而淮南子汜論訓亦云老槐生火久血爲燐此皆非西人化學之說乎又說林訓云蔭不祥之木爲雷電所撲此非西人避電氣之說乎其他如管子書中謂致天下之精材來天下之良工則有戰勝之器致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爲數來工若何餼食三倍不遠千里今西人之殫力於船械者似之又

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銅金上有鉛者下有銀上有赭者下有鐵此山之見榮者也而西人之礦學似之嗟乎諸子之機事機心固已先後世而發其端矣而卒未嘗一日見諸施行則以當時尙爲三代之民崇敦樸而重廉恥而好爲奇巧作僞者寡也乃一自西人述之遂使天下國家羣相驚以爲異且欲舍其道以從西人之道而不知皆中國之先世所唾棄而不屑爲者也孔子曰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夫孔子豈尙矜言讖緯哉蓋亦知後世之弊之必至於此極耳而亦不意述之者之竟若斯之盛也漢陰丈人曰有機事者必有機心蓋以事者心之發非無心而可有其事故許氏說文謂主發謂之機吾觀於今日西人之機事而竊恐天下後世之

至今猶烈也明世倭寇爲患秀吉死始沮喪引兵去劉鋹等發卒邀擊大有斬獲然只知議救朝鮮不復乘勝命將直搗倭穴尤非知機者也嗚呼機或見世而一遇或見世不一遇明勇者乘之愚怯者昧之因循者知之而自誤之奸回者更從而牽掣之事機一去不可復振可勝慨哉昔仲康卽位卽征羲和終仲康之世而有羿不敢逞周宣王撥厲王之亂首伐四夷而諸侯復宗周唐太宗親征戎狄而唐之戎患愈於漢宋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夫時者卽機之謂也及者卽知機之謂也知機之世雖大國不敢侮不信然哉嗚呼機之爲用誠大矣是故時當食投箸而起一飯則失也時當臥披衣而起結襪則失也時當進棄妻而走反顧則失也雪恥之范

蠡視夫差孰得孰失孤注之寇準視盛庸孰功孰罪夫古之能者陰謀十年不十年也轉戰千里不千里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而蒼鷹之擊殿上白虹之貫日彗星之襲月其猶後焉者乎然機之逝也惟豪傑能沉之沉之十年沉之百年非機而不敢動也動則死機之警也惟豪傑能密之密之國人密之家室密之知己密之一己之神色雖知己也雖己也而不敢泄也泄則死是故有時而智其智也其斷也有時而愚其愚也卽其將動也有時而忍鷙鳥之擊也匿其形猛獸之搏也俯其首有時而不意所向非所知也所見非所謀也舉措動靜莫之能識若雷之擊不可爲備然則機也者豪傑之進退存亡也天人之會而成敗之決也雖然吾之所謂機不竟此

往者大禹會諸侯於會稽防風氏後至遂戮防風氏其神於機者乎商湯之興也公劉於時民歸者已戚若父母有得天下之勢而恪守臣服公劉能養其機者也孔子攝相七日而誅聞人少正卯則聖於機者也易曰介如石不終日子曰知機其神乎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朱子曰介如石定靜安之學也不終日能慮之學也此至誠之所以前知而爲聖人之機也悲夫處今之世而欲言知機其必爲介如石之君子作而不俟終日乎

機論

朱楸春

天命之廢興人事之得失國家之安危存亡莫不有機焉存乎其中當其未發茫乎眇乎及其動也如水之就下丸之走阪弦之赴節雖有大智莫之能億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機也者風也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是以君子必審焉雖然已露之機易審也未發之機難審也雖有急故裂舟不渡雖有烈雨垂堂不止設敗於前也所謂機之既露者也樑蝕其心燕或巢之樹腐其根人或寢之伏危於內也所謂機之未發者也禍呈於既著雖至愚亦知其危當其未形聖智之士或茫如矣易曰知機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言審於先也蓋天下之禍發見於數十年之後而其機皆伏於數

十年以前惟數十年前之人其愚者莫克知其所以然賢智者偶見及之其力又不足以推挽而彼一二權足以轉移乎運會者則又橫尸於高明之域若聳若隕萬事隳壞於冥冥之中而苟且以倖一旦暮之無事見有一二先機之哲作危言以相悚惕者則往往斥爲不祥之舉動無疾之呻吟扼塞之使不得出諸其口於是天下之亂稍稍而成及其既成始竭天下之力以禦之而其勢乃如山之崩頽堤之潰決水之奔沸一發而不可救止於是天下之人乃皆歸咎於彼當事者處可以預防之時而不克防之卒以至於決裂潰敗而不可救而嘲譏之不遺餘力余以爲是亦有機焉存乎其際而非盡人之所能爲者也是故天之欲禍天下也必使其賢且智者屈居卑下往往抑鬱不

伸以挫以去以死而貪饕委瑣者驤首而上騰而富貴而名譽而老健不死於是天下之禍始得成於一二人者之手則彼一二人者又皆造物之所隱驅而來所謂氣有其不能遏而數亦有其不能易者也然則天下之亂其未有極乎是又不然機也者氣也氣數相爲循環者也日中而移月盈而虧於西而夷於東而濟川流而澤止谷墳而陵圯古今之盛衰得失遞相禪而成焉者也人事與天運故參會而乘於其機天道培栽而覆傾人道傾否而持盈當其善敗之既著悅焉若出於慮表而莫知所由徐而視之則莫不有端焉以浸而致乎其極也自萬事萬物洪纖鉅細靡不由是而況國家之政令朝廷之綱紀其得若夫乃尤與時之治亂相爲消息以往者之盛上與下交相爲飾

以僥倖於天下之無事故浸假而迄於衰既衰矣或又有人焉
起而振興之消禍於既萌而去患於將然憂勤惕慮徐以俟乎
氣運之轉而盛亦可復焉然則古今廢興之運成敗之應天固
實主其間抑豈非人之與有責者哉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
慎擇其與共天位之人不以事未然而有倖心不以禍已作而
有隳志操本以齊末責實以課虛用拙以勝巧循是爲之數十
年之後天下事其庶一轉乎非所逆睹已

機論

夏先鼎

王發之謂機易曰樞機大學曰其機如此機之說舊矣天其運
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匪機也孰居無事推而行是雲
者爲雨乎雨者爲雲乎風起北方直上徬徨匪機也孰淫樂而
勸是孰披拂是二氣闔闢四時往來天地蓋萬物之一物有機
之最巨者人身九竅四關百骸六藏經絡血脈密移其寐也魂
交其覺也形開爲機者夥矣鳥鵲孺魚傳沫細要者化譎者叱
者吸者叫者諫者宥者咬者喘奕之蟲肖翹之物機動亡已莫
知其紀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六合以內固罔有機外者哉
然天地以機生人人以機規天地範萬物是故事有趨避制有
沿革器有舊新大率洪荒已前其機伏而無所爲開闢已後其

機日啟而不能自止以唐虞視羲皇而唐虞異矣以商周視唐虞而商周又異矣機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天下好知百姓求竭出奇取勝之徒踵事增華之習盡陰陽之化殫山川之精窮水火之用罄萬物而不爲戾鑄鏡造化雕刻眾形而不爲巧知無所困神無所阻耳目無所蔽其取無禁其用無竭機事以密機心以靈機械以精造作之機若與自然之機適得合焉意者其有緘藏而終不自秘邪意者其發動不至是不極邪若然靜極而動動極而靜吾惡知夫械數大全者之不復爲樸力寡能也爛漫者之不復爲太易太素也消息滿虛一晦一明萬物云云各歸其根其要是天地往復自然之真機又未可以人力造作者闕也

人心幾微之間意念之發起之於此而卽應之於彼者機是也天道有機焉毋論地轉左旋如圓轉之物有其機在卽如景星卿雲將開泰平之祥機槍熒惑先示災變之異此機之見於天也然猶曰天道遠而難知也試徵之地萑莆生廚所以昭孝德祥桑產廷所以警殃咎桃李何以冬華嘉禾何以秋熟伊洛竭而知大命將替河海清而知中國有人此機之徵於地也然猶曰地道杳不可測也卽切而求之人君子修省於家門內肅而里閭式王者建極於庭百官正而萬民順然猶曰此家國相應之機也人心之善其積累也足以見睟面盎背之徵人心之惡其發見也足以見中乾外燥之咎卽一人身心之間而其機之

不可揜如此若是者何哉君子之自處也廓然而大公物來則順應先時而不失之察察既事而不失之徬徨而其爲機也善矣若夫小人嘗存嗜慾攻取之數其輾轉也復熟於利害趨避之情幾微不慎則墮其術中遠之不早則又將乘間而至世路之所以險巖人情之所以變詐皆其機之惡爲之也夫人之身各有一天地天地之道卽寄於人之一身一念之善和風甘雨人心之正而天地爲之大順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人心之乖而天地爲之不和矣此又人心之機與天地之機嘿嘿相通於陰陽造化闢闔動靜之間者也是故善識機者不必遠求其機於天地而當審其機於人之一心一心之善其機之應也如此一心之不善其機之應也如彼可不畏哉可不慎哉抑吾思之

上世之人心渾渾噩噩而淡泊無爲無所謂機而其機不用叔季之人心洶洶湧湧而巧僞百出各用其機而其機不測此善機日去而惡機之所以日生也至於善機之去惡機之生彼挾其機以來此乘其機以往其始也人心以機壞而患卽中於風俗其究也風俗以機壞而患又中於世運而後之人日在機之中猶欲日窮用其機如彼嗟嗟吾烏知其機之所終哉

中離於日竊用其機或如望翠香鳥味其機之飛旋時
 命其與也風谷以對對而思又中欲世顯而於之日立其
 其機以來此乘其機以於其故也人亦以對對而思中於風
 對日去而惡對之視以日坐也至其善機之去惡機之主其
 率之人心而商萬萬而改百出谷與其對而其對不與也
 士對之入心軍軍而對而無為無其對而其對不與也

機論

陳禮

說文主發謂之機動於近成於遠儻悅變幻末由推焯芒乎芴
 乎紛若循環一室可致千里片緒可引萬端機之所發類如是
 也狀而虛寂之始物感俱融觸之斯通捷於響影平旦假寐夜
 氣以存無朕無兆何慮何營雞鳴而起舜蹠殊分高下之涂善
 利之間惟彼明哲必先審機夫寸轄以制輪尺樞以運關扼其
 至要豈在大哉星星燭火易於燎原一念之差百身莫贖縱之
 卽肆控之爲難君子慎焉戰兢自惕言必三緘懼其放也行必
 再思慮其蹶也鑿急流之水江河決若挽飛矢之弓彀率躍如
 古人懷乎朽索先賢履於薄冰類此而思嘻其危矣今以跡弛
 之士馳驟之才負氣任情貿焉一往未見其不躓也蓋陰陽動

靜機絨不可以已動生陽靜生陰陽者動機陰者靜機動極而
靜靜極而動遞相倚伏環流無劫是故天地之大化機洋溢草
木之叢生機蓬勃區宇萬品鼓盪威迹莫不暢自朕之性扶必
朕之理不此之審矯揉以逐奇穿鑿以呈巧是謂齟機危敗必
多朕則事當未形機先畢露露焉而逞潰不可知露焉而慎勢
或中止明察健決當在於斯

